

“要死一起死”

“平心而论，现在哪个城市敢说没有‘小姐’？”谈及开年至今的“扫黄”，12月4日下午，一个在当地经商多年，常在“那种”场合与客户谈业务的老板赵岩，颇有不平之气，“即便现在有几个地下‘暗娼’，怎么还会引起那么多人关注？”

他说的“暗娼”，是几天前某外媒一则题为“东莞扫黄后现状”的报道，其中提到，大规模打击过后，东莞仍有一些提供“特殊服务”的人，并称东莞色情业大有死灰复燃之势。

这似乎坐实了人们的猜想，因为东莞此前不止一次扫黄，结果无一例外“扫而不灭”。反而伴随历次运动式扫黄，“莞式服务”名闻天下，“小姐”们的生意越来越好。

但这次的情况，没那么简单。

“现在东莞的情况是，一没‘小姐’，二没娱乐场所。”赵岩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，客户不缺吃饭喝酒的地方，但想像以前一样酒足饭饱后

去“放松放松”，没那么容易了。

他观察的结果是，扫黄已经不仅是治安问题，而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：官方高调打击下，东莞上点规模的酒店都“很自觉”，甚至互相“盯梢”、“举报”。一种普遍心态是，“我的日子过不好，你也别想过好，要死一起死。”

赵岩的说法，得到了在东莞大岭山镇一家工厂打工的李坚的认可，因为特殊服务被取消，今年2月至今，他很少去此前常去的那家沐足馆。“我感觉太‘灭绝人性’。”李坚说，在外出打工多年至今未成家的他看来，外界所谓的“卖淫”，无非是“一个出钱，一个出力”，大家都是自愿的，公平交易。

李坚的这种荒谬说法，在现实中代表了当地一种心态。在这个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都市，“平等交易”的商业逻辑早已得到普及，人们更习惯用“钱多钱少”来衡量一切。

褪色

B07

2014年12月29日 星期一
编辑：申慧凯
美编：许雁爽 组版：颜莉

齐鲁晚报 跨年特别报道

有戏

新常态 有温度

拯救“失足”东莞

本报记者 刘志浩

“冬天深了，还有多少人惦记着东莞的春？”有网友这么问。

今年2月，央视的曝光让长久以来人们心照不宣的“性都”东莞，被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。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和创业者，由此带动服务业的兴盛。与任何一个被商业逻辑支配的行业一样，激烈的竞争让东莞的色情服务业不断“升级换代”，直至最后进化成在业内引领风骚的“莞式标准服务”。

如今，这一标准风光难再。经过将近两轮各三个月的扫黄，尽管官方宣布不少“成果”并表示将继续严打态势，人们却依然手持放大镜，遍寻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。



2月9日21时许，警方全力出动，东莞某酒店的涉黄人员被查获。

小姐们去哪了

不过，面对此次“史无前例”的大扫黄，东莞的那些“地下性工作者”，依然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。

2日上午，本报记者按照网上搜索的“东莞小姐”的电话打去，一些关机，多数提示是“空号”，QQ留言也没有人回应。“那样肯定找不到。”一名在当地酒店干过多年，熟知内情的人士阿良告诉记者，扫黄过后，“幸存”下来的“小姐”非常小心，“多是单线联系，即老客户想玩了，直接给相熟的小姐打电话约地方，而不是去店里找。”

不仅如此，“小姐”出台的价格也只涨不降。“比如说原来要500元的，现在可能开价800元。”阿良说，即便如此，陌生人想找也没那么容易。

还是有不少人离开了东莞。3日下午，一位当地媒体人说，前段时间他去厦门出差，一名东莞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，由于东莞生意不好做，他

就去了厦门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“熟人”——之前在东莞的“妈咪”。“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世界真小。”司机当时带着调侃的语气说。

扫黄过后，各地打着“东莞小姐”旗号进行卖淫活动的骤然增多，其被抓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，而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名闻天下的“莞式服务”。

有着“ISO标准”之称的“莞式服务”的核心，是一切从客人的需求出发，阿良说，一整套服务体系，对“技师”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步骤，都有着详细规定，不达标或客人不满意者，都会扣钱，可谓“小姐中的战斗机”。

据阿良了解，扫黄过后，东莞的不少“小姐”要么北上福建、浙江，要么南下香港、海南。“一技在身，不怕没饭吃。”阿良笑言，很多地方的“小姐”其实不是东莞的，现在也都会打着“东莞”的旗号，就是因为“莞式服务”这面“金字招牌”。

受影响的，不止本地服务业

目前东莞处于“内外交困”之中：2008年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外贸锐减，这个长久以来靠“出口”起家的城市，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。今年2月央视的暗访，又让原本拿不上台面，但支撑本地服务业发展的支柱——色情业，暴露于阳光之下。

新近受到冲击的，是一家名为“盛世歌朝”的俱乐部。

建于2008年的这家俱乐部，被当地人称为“一代传奇”：因为它所处的年代，正是“莞式服务”最兴盛的时期。为培训其招聘的“身高至少一米六八”的佳丽，俱乐部兴建了2600余平米的健身房和千余平米的专业形象美容设计中心，很快跃升为以“比拼服务质量”而闻名的东莞娱乐服务业“风向标”。

如今，扫黄扩大，“传奇”陨落。“没了夜场服务，只靠干净的服务业支撑下去太难了。”在不少当地人看来，如此严厉的扫黄风暴下，还能挺到现在已经相当不容易。

在东莞厚街镇康乐街上，靠给“小姐”化妆的小摊子繁华难再。3日下午，本报记者辗转联系到曾在此地工作的化妆师小梅，她表示，自从今年3月份离开，她再没回东莞，“也没听说干这行的姐妹回去。”

东莞扫黄，甚至波及了外地。

“大的酒店，为了吸引客人，平均每个月都要为‘小姐’换一次服装，这也是一个发财的门口。”4日上午，一名浙江籍商人告诉记者，他的一个朋友就是靠接这些单子挣钱的，“护士装、学生制服、各类长短裙、情趣装，只要A片中有的都能做。”

他介绍说，比如一套五六百元的制服，卖给酒店将近百元，而酒店再卖给小姐，“得一百多两百”。东莞服务业兴盛时，这名商人说他的朋友一个月卖个几百上千套服装“没有一点问题”，但现在却是每况愈下，“听说他早就把工人打发了，已经开始做别的生意。”

人聚财聚，人散财也散，在东莞，这一点尤为明显。

东莞转型，非朝夕之功

东莞扫黄，已有十年之久。

十年前，同样是因为央视曝光揭开了这个人心照不宣的盖子。十年来，与周期性登陆广东的“台风”一样，尽管年年扫，东莞的色情行业始终未曾禁绝，甚至愈演愈烈。

十八大以来中央公布“八项规定”，让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。这种大背景下，笼罩在东莞头顶的种种暧昧色彩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不止在一个场合谈及严厉打击“黄赌毒”。在此过程中，工作不力且负有领导责任的东莞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严小康和副局长卢伟琪被免职。

与扫黄相对应的，是这里庞大的潜在需求群体。作为港澳台投资的集中地，远离家乡的男性商人在性方面的需求不容忽视。广东性学会会长、省计生委主任张枫曾呼吁关注广东3000万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。

在外界看来，现在东莞色情行业的“供需市场”只有一端被打破，另一端依然有着巨大的需求量。

“扫除五星级酒店的‘高级技师’容易，扫除东莞的下层暗娼、‘流莺’困难得多。”阿良告诉记者，东莞在很多流动者眼中只是个暂时停留的地方，没人把这里真正当成自己的家，因此也就不会太在意所谓“色情”问题。

“要根治黄患，就要看东莞官方愿不愿意为外来人口提供安家立业的机会，真正彻底地解决病根。”时评人梁云风表示，如果东莞不改变思路，最终还可能陷入扫而不绝的境地。

东莞，似乎已经注定成为一条难以翻身的“咸鱼”，即便它真的翻了身，要想让人们改变长久以来的固有看法，也非朝夕之功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本文部分受访者为化名）



今年2月央视报道东莞涉黄，引发广泛关注。（视频截图）